

刘家坝三部曲

第一部

王正恩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家坝三部曲

第一部

王正恩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家坝三部曲 第二部/王正恩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222 - 10326 - 9

I. ①刘…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980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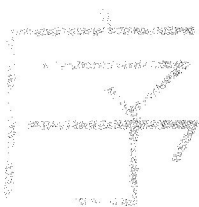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董郎文清

责任校对 董郎文清

装帧设计 邓树雄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刘家坝三部曲 第二部
作 者	王正恩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德范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0326 - 9
定 价	22.80 元



滇南农村的咏叹调

存文学

细读了王正恩创作的三部以刘家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感到很高兴，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最为厚实的作品，是滇南农村的咏叹调。我被作品浓烈的滇南气息所吸引，从语言到环境、到人物的性格举止，无不透出那种独特的滇南味，亲切而又舒服，单纯而又曲折，但它毫不生涩，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这样的作品实在不多，是一部颇有地气的小说。

作品分为三部，第三部与前两部内容虽不连贯，但都是发生在刘家坝的故事，上下贯通，一脉相承。

第一、二部从解放初写起，以蒋学书一家为主线索，蒋学书的父亲蒋子成靠勤俭起家，榜地种菜，再挑到十几里的矿山上卖，成了刘家坝的富户，不想，解放后，命运来了个大逆转，蒋家被划成了地主，日子从此一落千丈。蒋学书一直是个努力上进的好学生，由于家庭影响，失去了参军上大学的机会。回到村里，他拿起了牧羊鞭，成了刘家坝放羊的一把好手，为了向党组织靠拢，他毅然和家庭划清界限，认真改造自己，为了得到信任，他跳下粪池憋着气潜伏到底，捞起了公章，纵然如此，他还是入不了党。

改革开放，枯木逢春。蒋学书一家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刘家坝人走出了狭小的天地，搞起了工业，蒋学书的聪明才智派上了用场，他丢掉羊鞭步入工业之路，成了有名

的企业家……

一、二两部，可以当滇南农村的现代史来读，那些面目各异的农民兄弟，仿佛就在我们身边，闻得到他们身上的那种浓烈的烟酒味。

作品的最后一部，也是三部曲中最为厚实的一部，把刘家坝的农民周老大放到了矿山。滇南的个旧有中国的锡都之称，在这一带流传着穷走彝方饿走厂的说法，所谓厂就是锡矿山，个旧的锡矿有着悠久的开发史，解放后也是我国重要的大锡基地，矿山历来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战场和墓地。改革开放之初，成百上千的农民涌向了矿山，有的一年半载下来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有的奋斗了几十年，挑着铺盖、背着一身债务，泪流满面把家还。

作者把周老大、刘征南、孙为民、朱窝囊和吧台妹小芳等一批人物，推到了矿山这个舞台，作者在谈到小说时，有这样的一段话：在一度失控的矿山，穷怕了的人们，曾一个个现出了“猫科”动物争食的本性，你推我吼，演绎了一幕幕的粗野和无数的酸甜苦辣……

周老大为了淘第一桶金，不择手段丧尽天良。最后他又人性复归，修桥铺路，弥补了人生的遗憾。刘征南随着他的人生轨迹往下走，大起大落，由于无法面对冷酷的现实，走上了自我的“不归路”——毁灭在白骨簪。小芳完成了她生命的洗礼，从洼地跨上了高台，走向了辉煌。朱窝囊带着残疾之身回到家，始终没有摆脱人生的困境。

这里，我不想对作品作更多的分析，我只是告诉读者，刘家坝是值得一看的小说，进去吧，里面有许多可看的东西，一定会把你迷住。还要告诉你，刘家坝的作者是业余的，他的经历非常丰富，经接触，他的身上就有着蒋学书和周老大的影子。

2012年7月12日 于明通路

目 录

第十章	/ 84
第十一章	/ 94
第十二章	/ 105
第十三章	/ 113
第十四章	/ 120
第十五章	/ 129
第十六章	/ 139
第十七章	/ 144
第十八章	/ 152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5
第三章	/ 24
第四章	/ 34
第五章	/ 45
第六章	/ 53
第七章	/ 57
第八章	/ 66
第九章	/ 75

第一章

天擦黑，刘家坝星星冶炼厂的5个股东和一个顾问带着焦急的心情在厂长蒋学书的家里等待消息……

天擦黑，刘家坝星星冶炼厂的5个股东和一个顾问带着焦急的心情在厂长蒋学书的家里等待消息。前几天要封杀这个厂的噩耗传来，他们6人如坐针毡。然而，他们削尖脑袋钻了一个多月，终是一无所获，学书知道的北京陈知青也一直联系不上。

县政府把这个皮球踢给镇政府。镇政府的书记、镇长和两个副镇长争论了七八天都没法统一。

一方认为：星星冶炼厂目无组织，重复建厂不接受国家的统一安排，势必造成无序竞争；另一方则认为：个体经济是个新生事物，要鼓励和扶持。刘家坝的个体经济在各乡镇中发展非常滞后，只有刘家坝冶炼厂这么一个“独儿子”，再不引起注意势必落伍。就这样，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看法，久久不能作决。

县上要求镇上一定要在今晚作出决断，所以今晚对星星冶炼厂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特别对丢掉羊鞭步入工业行业的牧羊人蒋学书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本来学书不想改行，他丢掉羊鞭走上工业路，是大光叫他这样做的，这还得从那一年说起。

那一年“文革”结束了，刘家坝的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眯眯眼从北京回来了。由于眯眯眼基本上是个文盲，他只是从扫盲班里识了几个字，根本配不上进大学，和同班同学差距实在太太大，所以才读了一星期，他便向老师口头提出

退学申请。后来校长亲自给他做思想工作,阐明工农兵大学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还组织几位老师给他特别开了小灶,他才坚持了下来。不过眯眯眼还是值得庆幸的,不管怎么说,在那种氛围里,他的文化水平、举止文明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用牧羊人羊老五的话说,你要想不提高都做不到,他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已货真价实地到了高小水平。而且眯眯眼在农村和牛羊打过交道,在畜牧兽医方面还真懂得了些东西。眯眯眼回到刘家坝后,领导动员他当副社长,他自知地说:“我确实没那个水平,顶多让我在畜牧业上发挥点作用。”领导权衡再三,让他和过去的公社书记的儿子刘运初一道管企业办。

过去这几年,刘家坝灾难深重祸不单行,天灾人祸双管齐下,使这里的人民元气大伤。原来有个好端端的畜牧场,闹事期间出现武斗打死人,牧人们不敢出牧。羊群损失惨重。如果要恢复到以前的千羊场,牧羊人蒋学书又要来一次新的轮回了。他花了半生的心血和整个青春年华所建起来的畜牧场一夜间被人摧毁……现在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又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对刘家坝的老百姓而言无疑是件好事。省政府要求全省各地做好生产自救,并投资了上百万建了一座电解铅厂。

电铅厂在刘家坝招工了,这是刘家坝人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从小读书就让耳朵听出老茧的三大差别中,工农和城乡差别最为突出,农村的青年们做梦都想进城当工人。现在梦变成真,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报名。面对这种报名热潮,学书却按兵不动。他对劝他去报名的姐姐说:“人不能屁股尖——坐不稳。不要三心二意,我这一生在羊上花了那么多心血,就不想改变了。”

姐姐说:“土地分到户,牛羊已分家,你自己就那么七八只私羊,就别去做千羊场的梦了。”

学书最后是被王大光说服的,那天王大光来到他家看到他在围着他的八只羊乱,便说:“学书,我真喜欢你这种牛脾气,行行出状元,我也认为你能从羊上发展得起来。但你想过没有,你发展1000只羊要多少年,电铅厂一年要生产3000吨铅,一吨铅可以买100多只羊,你做的是多大的生意?伙子,听我一句劝,不要错过机会了。再说去试试自己的本事嘛,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你除了羊就什么都不会?”

学书被说动了,问:“你说我到厂里能做点什么?”

王大光说:“这我就不清楚了。是珍珠,掉到阴沟泥里也会发光。厂长姓杜,县乡镇局派下来的,但人家是外地人在不长。我们是要培养本地人。”

企业办的刘运初和眯眯眼看见学书神抖抖地向报名处走来，同时笑了起来。运初说：“这里是自愿报名，我留意你好几天了，今天终于来了。”

眯眯眼说：“学书老师，你今天再不来，我明天会拿绳子把你绑来。”

学书知道是善意玩笑，便说：“我犯什么罪？”

“贪污罪。”

“贪污什么？”

“贪污本事，你有那么多本事，却不拿出来使用，毛主席都说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不叫贪污叫什么？”

学书笑了：“看来，你这几年大学没白读。”

“你扫盲教我的那几个字也没白学，不然，大学不设扫盲班，我还读不成。”

每当走上新岗位或变换一个新环境，学书都会兴奋得不能自己，因为新的挑战又来了。挑战，是一种自信；挑战，可以检验自己的能力；挑战，可以人与人之间进行攀比；挑战，是怠惰的预防针；挑战，是自强不息的催化剂。挑战，是怂恿人的催战鼓。学书之所以喜欢挑战，是因为他的每次挑战，除入团入党外都是成功的。

现在要转入一个陌生行业，学书想尽快进入角色。他要去找一些有关方面的书来看。先走一步，掌握一些理论知识，这样以后学起来会主动得多。笨鸟先飞不落伍，灵鸟先飞总在前。于是，他翻蹄亮掌直奔小学时的同学姚贵芳家去了。

“呵呵，老同学，来就来，还带礼物！”姚贵芳接过学书带来的一大块乳饼说。

“过去演样榜戏我演杨子荣投靠座山雕，还得送上‘先遣图’，现在到你们府上学艺总不能捏着两个拳头来吧！”

学书向姚贵芳介绍了刘家坝兴建冶炼厂的事。姚贵芳笑着说：“你投师投对了，在我们县，搞冶金这行他算这个。”姚贵芳向学书竖起了拇指。接着说：“等他回来，有什么要求，想问什么尽管问。”正说着，家中电话响了。姚贵芳拿起话筒：“喂！哪位？你不回来吃饭啦？我的老同学蒋学书在家里等你，你早点回来吧。”她放下话筒说：“县里来人视察，他要陪客人。不过不要紧，在冶金方面我也能当你的半个老师，我们先聊着吧。”于是姚贵芳给蒋学书粗略地讲解了铅的电解工艺。她说：“所有金属的冶炼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万变不离其宗，都在遵循一个铁打不动的原则：炼中炼，收再收。一道一道冶炼提

纯,每提纯一次都要产生渣子,然后又把这些渣子分别回收,所以叫炼中炼收再收。这样啦,我去接孩子,回来一边做饭一边聊,书架上有书,你可以带几本回去看看,但要写借条——你可不要多心,我们老高视这些书为宝贝,哪怕我要带走,都得写条子——不过我觉得这个习惯好。他对书的管理类似图书馆,从没遗失过。”

天色晚了,姚贵芳的爱人高继雄还没回来。学书只得借了几本书告辞回家。

学书像学畜牧兽医一样又一头扎进了书的海洋。等招工结束,50个学员在公社礼堂听杜厂长介绍电铅厂的时候,一个个学员如听天书,可学书已能听出味来了。当老杜厂长演讲结束,鼓励学员们提问时,学书提出来的问题,什么铅粒子,回收直收,电流效率等,不仅让学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让杜厂长吃惊不小。会后,杜厂长问学书:“你在哪个厂干过?”

学书笑笑说:“哪里也没有干过。”

这天,杜厂长和经办召集几个骨干开会讨论如何培训学员的问题,杜厂长提出送人到上海培训。与会者异口同声个个支持。懂和不懂的人都数出一大堆到上海的理由。只有学书提了一个不同的看法:

“上海大都市谁都想去,但路途远,费用高,语言有障碍。特别是费用,我听说住一晚旅社,够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买青菜萝卜,可以装满一拖拉机。我建议,就地闹革命,到附近的国营铅厂去培训。”学书的建议无懈可击,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却给想去见大世面的人们劈头泼了冷水。杜厂长的权威主张首次遭到拦击,可又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反击理由,只能哑急在心里。如果此时一颗石子从天而降,正中学书命门,那绝对是大快人心事。冷眼旁观的王大光看在眼里,暗暗为学书的未来担心。

王大光还记得许多年前的一件往事。有两个生产队要买外县的一批羊,公社派学书去帮他们过目拿主意,就在要出发时学书提出自带干粮的建议:

“我们把这笔伙食费省下来,可以多买5只羊。”他的建议遭到了随行人员的反对和嘲笑:“进城带干粮,让学书一人去算了。”把学书弄得十分尴尬。最后以随行人员和学书性格合不来为由,另找了一人代替学书。王大光本来赞赏学书的建议,但只得违心地同意换人。

刘运初对与会者的心理看得通明透亮,当王大光把视线移向他的时候,知道王社长想叫他说什么。但对不起了,王社长,我需要的是群众。他清清嗓子

说：“舍得舍得，要有舍才会得，读书都还要事先交点学费嘛，怎么能这样鼠目寸光。我敢说我们的广大学员不是为了好奇大上海……”眯眯眼插话说：“算啦，说死等于零，这样大的问题只能由领导来决定。”

第二天学书找到铅厂厂长高继雄，提出想到他们厂培训的想法。高继雄说：“我赞赏你的想法，可我要投运初的票。我们吃的公家饭，干的公家活，现在企业间不存在竞争，没有保密这一说，甚至还鼓励各企业相互交流勾通。但依我判断，今后不要几年就要开始竞争了，几年后你们强大起来，人家会嚼我的舌头，会骂我鸡抱鹰蛋，自取灭亡。你们还是到上海去吧。”

30个土里土气的青年男女由落后的农村一步跨入全国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大上海，杜厂长领队，学书充当他的下手。

上海人生地不熟，杜厂长多方努力亮出不少证明，厂方才同意让他们象征性地参观参观。要搞培训就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在杜厂长想打道回府的时候，学书和在上海工作的陈知青联系上了。学书说明了来意，陈知青答应一定帮忙，叫学书他们先玩两天，她尽快疏通关系。

学员们亢奋极了，每天清晨出去傍晚归来，每天都带回无数的稀奇和古怪。按他们的说法，一年都逛不完。学书为等陈知青消息，整天待在旅社看书。这天中午有人叩门，门打开，一位漂亮端庄的女性立在他的面前，要不是心中有数，他根本不敢承认眼前这位姑娘便是到过刘家坝落户的陈知青：一蓬烫卷了的头发包围着比以前变白的脸，从脖子到面部的肌肤，清秀得没有半点杂质，活像服装店里的人模。胸部比以前丰满了许多，比以前更像个女人。事实上学书只要定定看着陈知青的脸，就像由远而近的镜头，过去在刘家坝的陈知青，越来越清晰地回到他身边。学书目不转睛地笑望着陈知青摇头。陈知青问：“笑什么？不像我吗？”学书说：“如果你戴上口罩回到刘家坝，我敢打赌，没有任何人认得出你是陈知青。”

陈知青离开刘家坝后，她与学书通了4封信，第一封是感激下乡期间得到学书的关照，顺便告知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消息。余下信是告知她自己的一些行踪和新的联系号码，以便学书有机会时好与她联系。

陈知青责怪说：“怎么来前不说一声，我好去接车？”

学书说：“人多，我们是一个30人的大团队。”

陈知青说：“团队再大，我也要请你们吃一次饭。”

“对了，你在上海做什么？”

“挂个虚职练习做官。”

“你老爷子复职了？”

陈知青点点头。

学书嘴唇动了动又忍住了。

陈知青洞察肺腑地笑了笑。心想，这蒋学书真懂事，如果你问我老爷子是谁，我还会有点为难，你不问，我也就不想炫耀了。

就在陈知青来后的第二天，旅社服务员到房间里通知学书有他的电话，电话是陈知青从上海市委办公室打来的。陈知青在电话中说：“事情说定了，上海冶炼厂，专业对口，你们想学多久都可以。明天就可以去。连中午的工作餐都为你们安排好了。”

学书高兴得跳起来，对着话筒大声说：“谢谢你，你真有能耐！”

陈知青说：“能为第二故乡做事，我很乐意，也是应该的。”

令学员们不解的是，厂方先前只让他们这些乡巴佬参观，怎么现在突然变了？杜厂长解释说：“乡巴佬们，知青落难时，刘家坝救过她们，就像寺庙救过落难的皇帝一样，等皇帝班师回朝，就会拨款修建寺庙。懂不懂？”

第二天来到上海冶炼厂，厂方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大幅横标悬挂着：欢迎刘家坝冶炼厂莅临我厂学习。上海冶炼厂党政领导表态说：“保证教会你们，带不出你们，是我们的失职！”当晚，厂方还宴请了全体学员。席间，厂党委书记给杜厂长提出建议说：让学员们分工种学，各工种不能有缺空，学员插入我们的班组，我们搞一带一。你们的人参与到我们厂的各个工序中工作，这样才学得又快又扎实。

分工的结果，学书学工艺，事实上他早就在学工艺，整个电解铅的工艺流程图他已默得出，并且已能说出道道。由于事先有了基本概念，现在进工厂联系实际学起来就得心应手，处处主动。

一天，学书对杜厂长说：“我没搞过工厂管理，没有经验，但我认为现在的安排还有问题。”

杜厂长不高兴了——才来牙牙学语，就想朗诵诗词，真不自量。他板着脸孔训道：“蒋学书，工业生产和养羊是两码事，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你的养羊来比。我们现在对你的要求是知其然，不一定要你知其所以然。”

学书的牛劲来了：“杜厂长，我要提什么建议你都不清楚，就这么来堵我的头，是否有点过分了？”

杜厂长想看看他要放什么屁,便暂时软下来:“好,你说吧,我需不需要记笔记?”听出讽刺意味的学书不去计较,说:

“我们每个工种仅一个人学,这成了独儿子,你有没有想过,一旦这独儿子病了,或出什么问题,甚至死了,这还不成了空缺?到时是不是再找人来上海培训?”

“那依你说呢?是不是叫刘家坝再派30个学员来?”

“不!我们现有的30个学员要一专多能,增加互换性。否则,回去开厂以后出现缺空,就是我们考虑不周了。你说我的这个建议合不合理?”

杜厂长火道:“太合理了!我回去向领导给你请功。行了吧?”

学员们如饥似渴,学得很扎实,比本厂的老工人们干劲和钻劲大得多。有位老车间主任大发感慨说:“在你们这批农民工面前,我发现了我们的老工人落伍了!”

杜厂长听了非常高兴,他把这里的学习情况汇报给家里的刘运初和眯眯眼。眯眯眼鼓励他说:“杜厂长,好好干,学习时间不要考虑,这边建厂的事不要你操心,你们学好再回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这天陈知青来接学书去吃饭,并说让他认识一个人。当他们来到餐厅,一个仪表堂堂的妇女已坐在餐桌上恭候,学书刚要开口,妇女发话了:“蒋先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分别短短几年,你就认不出我来了?”

学书的嘴越张越大,最后惊呼道:“啊——我的老战友!”他把李知青的手捏得生疼。

席间,3人寒暄一番后,陈知青调转话题对学书说:“今天的客是李知青请的,你不要谢我。还有,你们进厂学习的事,主要是她帮的忙。不要拜错了佛。”

学书惊异地看着这个一脸灿烂的李知青。

陈知青继续介绍说:“李知青毕业后分到上海财政局工作,现在当科长了,专管企业贷款事项,没有她的签字,企业的贷款申请只能冷冻在她的抽屉里。这次,为了你们的事,她在同上海冶炼厂交涉1000万的贷款事项上让步了,否则他们才不会管什么牛家坝马家坝呢,更不会对你们这般热情。”

学书感动了,端起酒杯向李知青敬酒道:“真想不到啊,刘家坝使你伤心受害,你的度量却这么大!我谢谢你了!——我干,你随意。”

李知青干了酒后说:“冤有头债有主,伤心不是你们造成的。另外这次的成功,全靠陈知青的金点子。”

学书笑着说：“真假猴王难辩，你们这样互相谦让，我这杯酒真不知要敬给谁了，来，两位都敬，干杯！”

学书对陈知青说：“老战友了，我想冒昧问一句，你现在任什么职？”

李知青惊讶了：“你还不知道？我以为你们又通电话又见面，她早告诉你了。她现在是上海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人民大学嘛，尽培养重要官员，人家现在正在镀金，将来这官啊，还不知道要升多高呢！”她凑近学书低声说：“她靠山硬得很。我都得巴结她，指望她将来拉我一把！”

在上海的3个月培训结束了，全部学员满载而归，特别是学书由松散型的牧羊人变成了有严格的上下班概念的工人。工厂如链子，环环紧扣，只要一环出差错，全都受到影响，而且每一道环节都要严格把控，仔细检查上一环节交来的产品，同时又要为下一个环节负责。学书记满了4大本笔记本，还带回来许多资料。

回来后杜厂长豪情满怀地向公社领导作了汇报，对学员们的刻苦钻研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只是对学书的表现不愿提及。不知为什么，这蒋学书老让他不愉快。如果换个人，他的建议和作为，以及这次培训中所起到的作用，他会和盘托出的，他不是那种贪天功为己有的人。可对蒋学书就只能例外了。学员们回来后，参与了厂房建设，这是杜厂长的主张，也是他的经验。学员参加建厂和设备安装对学员掌握整个工艺流程帮助很大。

刘家坝冶炼厂的建厂和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在杜厂长的领导下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按计划投产，使镇上的领导们非常揪心，意见很大。因为每月的利息支出绝不是个小数目，买羊要买一大群。起初定“五一”投产。可“五一”没有现实，后又改成“六一”，还是不行。“七一”不能再推了，杜厂长亲自表了态，用他的人格担保，但计划仍旧泡汤。公社领导对杜厂长已产生信任危机了。杜厂长也非常着急，不耻下问地去征求过学员的意见。但大家都是农村毛头小伙，是生产队长的使唤工具，叫往东绝不会往西。现在来问他们要怎样才能如期投产，这就为难他们了，包括做过几天管理工作的蒋学书。最后，学书还是鼓足勇气说：“杜厂长，我认为要加人，加班加点干，哪怕多开支点钱也划算。”建议虽谈不上经典，但在学员中敢于发言尚属首例，因此，杜厂长想任用这个不喜欢的人。此后，学书鞍前马后跟杜厂长跑了几天，知道了工程进度，水泥养护期，工种和工种之间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的关系，也看出了杜厂长在抓工程进度上的两大弱点。但这么大的事，他不敢乱发言。总是

话到口中留半句。

这天领导又来开会，杜厂长把学书叫上，这也是学书第一次参加厂的高层领导会。会上，领导下了死命令：“8月5日无论如何要投料试车。我们把它叫做八五高地，这个高地一定要拿下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本事完成就换人！”杜厂长低声发泄说：“那我们只有等着换人了。”刘运初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杜厂长，换人不是目的是压力。人不能这样，你说，你提的哪项要求我们没有满足你？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但总不能这样遥遥无期嘛。”王大光已经退休，本不想再来参加开会，是眯眯眼硬逼着他来的，听到这里他怕运初把杜厂长惹翻了不好收场，便起来调和两句。他首先充分肯定了杜厂长取得的成绩，承认了目前工作的难度，然后突然提出想听听蒋学书的看法。

他的这个要求不过分，但谁也想不到。因为土建和设备安装学书是门外汉，很少有发言资格。所以对王大光的这个建议很多人不买账，甚至有少数人还抵触——刘运初抵触，杜厂长更抵触。杜厂长对刘运初的发言就有些反感了，现在王大光又来这种沾不着边的建议，使他深深地感觉到农村干部的愚昧和无知。如果叫他听听某建筑队队长的建议还情有可原，现在要听这个门外汉的看法，岂不是等于贬低了他姓杜的？不过害人的鬼不在大小，损人的声音不在柔刚。也罢，就让姓蒋的出来出出洋相吧。

学书有点慌了，今天到会的除公社领导外，还有省州县工作队的领导，他还没有在这么多大人物面前发过言。眯眯眼鼓励他说：“不要紧，就像在座的都是你管着的牧羊人。”

学书抖声抖气地说：“8月5日，难度很大，但通过努力我认为可以完成。”说完这两句便坐下了，刘运初和杜厂长大声笑了起来，像审讯犯人一样轮番审问：

“可以完成，有没有依据？”

“有！”

“有几个电解槽？”

“100个。”

“防腐要几天？”

“20天，每天涂6个，留点余地。”

“泵基座几处？”

“8处。本周一定要浇好，因为水泥要15天的养护才能支泵；挖低位槽，地点

受限,只能安排5人,10天才能挖好浇灌,这会影响后面的进度。所以必须要实行三班倒,4天挖完。影响不着。”

.....

杜厂长不想再问了,越问就越往自己的脸上抹黑,往学书的脸上贴金,他大度地说:“既然蒋学书那么有把握,这个现场指挥就交给他来干吧。我当他的助手。”虽然大度,大家都能听出这是气话。杜厂长进度再慢,人家毕竟是行家里手,如果换个学员来管,将会更慢,甚至瘫痪。学书真没听出杜厂长是在说气话,竟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总指挥我还差着点,我来当助手吧。”

与会者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才来了几天的学员要当建厂工程的副总指挥,但有的人觉得学书刚才的发言天真可爱,没有炫耀的成分。

在杜厂长的一再坚持下,在王大光的建议下,学书还真当上了副总指挥。他画了黑板大的一张纸,把所有工作都排在上面,用倒计时的方法定出了各项工作的完成时间,最后攻克“八五高地”。

看着学书笨手笨脚绘出来的图表,还自鸣得意地拿出来向杜厂长炫耀,杜厂长忍不住了:“这叫什么图表!下午我弄一张让你开开眼界。”下午,学书看着杜厂长弄出来的图表大受启发。项目序号,项目名称,项目内容,项目起止日期,项目注意要点,与其他项目的连带关系,最后是项目负责人。脉络清楚,一目了然。学书如获至宝,立即把他的大图表重新制作。两天后,一张像模像样的工程一览表在指挥部挂出来了。每逢开会,他们就像部队开战前研讨会一样,指着图表分析,布置或修改。

各个部门仍在紧张有序地展开工作,每天的工程进度都要上报上来,3天一小报,5天一大报,严格按照进度追踪检查。学书有点得意了,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个厂每年做的生意价值七八千万,他现在已不是在掌管1000多只羊的命运,而是上千万人民币的命运。也就是说,他现在做的事比以前大多了,大几百个倍。而且做这样大的生意他居然出得上力。

他问杜厂长:“你说我们的‘八五高地’能不能攻克下来?”

往日,杜厂长心情好会模棱两可地说:“你说能攻克就能攻克。”可今天大约是看不下学书的得意样子了,骂道:“小杂种!你真是一瓶不满半瓶摇,你为你真能按时完成?不是我看不起你,你还嫩着呢!光说槽子防腐和塑料管焊接两项,就是把你爹妈喊来也没法完成。唉——我碰上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算倒八辈子霉了!”说完,不等学书还口便气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